

论帕切斯“朝圣”中的世界观念和开拓思想

On The World Conception and the Pioneering Spirit in Samuel Purchas' "Pilgrimage"

蔡 乾

CAI Qian

作者简介

蔡乾，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AI Qian, Ph. D. Candidat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Lecture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saiqian@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pilgrimage” in the works of Anglican priest and author of travel anthologies, Samuel Purchas. It is to inspect his works combining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era discourse, and then think about the position of “pilgrimage”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esent paper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Purchas’ “pilgrimage” from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and exploration from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its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world that Purchas inherits and surpasses his predecessors and its functions in Purchas’ “pilgrimage” which indicates his world con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explain how Purchas “pilgrimage” creates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th its implication of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Purchas’ “pilgrimage” is a system of multiple meanings: Firstly, there is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ide of body and the outside of world ; secondly, Purchas’ “pilgrimage”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God in the outside world; finally, Purchas’ “pilgrimage” has different instructive and inspiring meanings for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brings about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bjectively from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becomes a unique ideological resource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era.

Keywords: Samuel Purchas, Pilgrimage, Body, World Conception, Pioneering Spirit

塞缪尔·帕切斯 (Samuel Purchas, 1577-1626) 英国国教牧师, 被后世学者誉为散文家, 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 英国最重要的旅行文集的编写者之一。这一系列的头衔表明了帕切斯的主要贡献和帕切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即他的两部作品《帕切斯的朝圣之旅, 或关于创世纪以来所有世代和已发现所有地域的宗教以及世界的陈述》(*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u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vnto this present In foure partes*, 1613)^① 与《哈克路特遗著, 或帕切斯的朝圣者》(*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 lande-travells, by Englishmen & others*, 1625), 及其历史和地理价值的探讨。但在宗教方面, 学界对帕切斯著作中的主题词“朝圣”的意义^② 的论述却不够充分。对于“朝圣”, 前人只是在论述帕

^① 《帕切斯的朝圣之旅, 或关于创世纪以来所有世代和已发现所有地域的宗教以及世界的陈述》一书1613年为第一版, 以后在1614年、1617年和1626年连续出版。每一版中都会加入最新的航海和旅行知识, 最后一版已经成为共有1047页正文、引用了1300位作者的著作的巨著。

^② 中世纪文学研究学者迪亚斯 (Dee Dyas) 经过考证认为: “朝圣者 (pilgrim) 和朝圣 (pilgrimage) 这两个词语已经沿用了许多世纪, 有着广泛的含义。拉丁语中的 peregrinus 一词, 表示一个身处旅行中的外国人、异邦人, 而 peregrinatio 则指这种海外的生存状态。这两个词语的引申义是指上帝的子民与围绕着他们的世界的关系。……而生活作为朝圣 (life as pilgrimage) 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内在的朝圣 (interior pilgrimage), 基本对应于沉思的生活, 包括修行、隐居、冥想和神秘主义; 二是道德的朝圣 (moral pilgrimage), 对应于行动的生活 (the active life), 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服从上帝, 尤其是要避免七大罪恶; 三是实地的朝圣 (place pilgrimage), 包括到圣徒所在地或其他圣地的旅行, 以获得对某种特定的罪行或放纵行为的宽恕, 获得救治或其他物质性的利益, 学会表现忠诚”。参见: Dee Dyas, *Pilgrimage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700—1500*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5), 2-6. 转引自张德明: 《朝圣: 英国旅行文学的精神内核》, 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04期, 第160页。[ZHANG Deming, “Pilgrimage: The Spiritual Nucleus of English Travel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2010): 160.]

切斯著作主题时有所涉及^①，并不能全面的理解帕切斯笔下“朝圣”一词的多重含义和其意义生成的时代背景。

帕切斯的著作中有三部是同朝圣有关的。如上所述，《帕切斯的朝圣之旅》与《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的内容关注的是外部世界的地理、历史及宗教信息，主要涉及实地的朝圣。而第三部《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1619）^②一书则是对人类身体与灵魂的内部世界的关注，更多涉及内在和道德的朝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帕切斯个人经历和时代语境的考察出发，结合帕切斯的文本——特别是一直被忽略的《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一书，分析他著作中“朝圣”一词的多重含义。

一、朝圣：身体和世界的内外同构关系

无论后世学者如何评价，塞缪尔·帕切斯的英国国教教士身份是不变的。他生于英格兰的艾塞克斯郡（Essex）的小镇塞克斯特（Thaxted）。17岁那年被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录取，21岁毕业后从艾塞克斯郡威瑟姆镇（Witham）教堂的会吏做起，当过伊斯特伍德镇（Eastwood）的教区牧师，一直到伦敦路德盖特·圣马丁（St. Martin Ludgate）修道院教区长，伦敦万圣堂（All Hallows, Bread Street）教区长，还兼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阿伯特（George Abbot, 1562–1633）的附属教堂牧师。可以说，帕

^① James P. Helfers, “The Explorer or the Pilgrim? Modern Critical Opinion and the Editorial Methods of Richard Hakluyt and Samuel Purchas,” *Studies in Philology* 94, no.2 (Spring, 1997):160-186; Matthew Dimmock, “Faith, form and faction: Samuel Purchas’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1613),” *Renaissance Studies* 28, no. 2 (April, 2014): 262-278.

^②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Relating the wonders of his generation, vanities in his degeneration, necessity of his regeneration*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y Fetherstone, 1619).

切斯自然而然地用宗教的眼光去审视和解释世界是同这样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是一部神学著作，它的出版同作者经历的一系列不幸密切相关。在1618年4月13日至1619年4月15日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帕切斯相继失去了姐夫及好友威尔·普瑞德莫（Will Pridmore）、兄弟丹尼尔·帕切斯（Daniel Purchas）、母亲安妮·帕切斯（Anne Purchas）和姐姐玛丽·帕切斯（Mary Purchas）。这一系列的打击唤起了帕切斯写一些文章的想法，他设想这些文章能成为一种“不是布道的布道”，可以提供帮助使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他的爱。^① 这促使帕切斯在悲痛之余开始“更加严肃的深思人类的死亡，以及加诸其上的人生中的种种虚妄”^②。帕切斯的这些类似于布道文的文章之后结集成了《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这部书，整部作品内容围绕着“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诗39：5）这句话来展开，认为人生短暂的生命充满了虚妄，对虚妄的不当追求是导致堕落的诱因。帕切斯从三个层面叙述人类的历史：第一，人类为上帝所创造，人类的身体是上帝完美的作品，是世界的缩影，人的周身充满了神性的奇迹；第二，人从原罪伊始在世俗中的种种虚妄的侵蚀下神性逐步退化；第三，作者认为人只有通过神的荣光认识到人生中的种种虚妄的东西并将其放弃，重新坚定信仰，这样灵魂才能重生。这部书把人类生活中“朝圣”的过程描述为由“创造——退化——重生”而组成的三部曲，是一个通过宗教远离虚妄获得救赎的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帕切斯在书中对人的认识。帕切斯在书中自然延续了自古希腊以来人是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观点，但他在论述中突出了同为上帝造物的人的身体的重要性：

^①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q.4r.

^② *Ibid.*, q.4v.

单有身体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身体像是神圣灵魂的神龛和房屋，两者合一才可称为人。身体是外壳，灵魂是内核；身体是工具，灵魂是工匠；身体是公寓，灵魂是房东；身体是世界，而灵魂是这个小小世界中的上帝。相比而言，身体虽较为低下，但也远远高于人自身现在所能设想的；这并非幻想，而是奇迹。^①

帕切斯的一系列比喻说明了身体与灵魂的关系，这一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讨论的热点，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表明，灵魂独立于身体具有提升到高级状态的倾向，而身体却把人类拉向低级的状态^②，这是贬低身体抬高灵魂的思想的较早起源。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城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试图调和犹太主义和希腊哲学，他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躯体是灵魂的稳定体，理性和感觉是互相对立的。所谓净化就是摆脱情欲，把灵魂从躯体的樊笼中解放出来。”^③ 公元2世纪的诺斯替主义则给身体带上了“堕落”的标签，认为“身体好像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坟墓”，“只要灵陷在物质身体和实体里面，就会受制于罪”，而“救恩是逃离物质存在物的束缚，返回灵魂的本源”^④。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 140?-220）与诺斯替主义的观点不同，他虽然把一般的身体与物质都视为“低等的天性”，灵魂是“比较美好

^①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18.

^② 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65页。[Plato, *Bolatu quan ji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vol. 1, trans. WANG Xiaoz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61-65.]

^③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陈泽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8页。[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1, trans. CHEN Zemin,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38.]

^④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成、徐成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页。[R. Olson,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rans. WU Ruicheng and XU Chengd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26.]

高等的天性”，但并不认为身体是邪恶的，只是次于灵魂而已。认为救恩是通过理智的默想与舍弃身体的所有欲望和激情所得。^①但另一方面，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45-220）是注重灵魂和身体统一性的思想先驱，他认为灵魂依附于肉体而存在。在《论灵魂和身体的复活》中他指出：

从《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灵魂的可形的性质作了最清晰的证明。在地狱中，人的灵魂肯定在受折磨，受烈焰的惩罚，受干渴的煎熬，有福一点的则指望人能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如果这些都不存在，《圣经》也不可能假造一篇关于肢体的叙述……如果关在禁地中的灵魂什么也不是，那么（所有这些）又从何说起呢？如果灵魂没有肢体的基质，那么它肯定什么也不是。^②

公元4世纪时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为了把“个人灵魂不朽”和“肉身复活”纳入基督教教义体系中，主张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视为两个具有主从关系的实体之间的“不相混合的联合”^③，这种极端二元论的给实体性的身体与灵魂的统一性留下了地盘，从另一个方面确认了身体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指出：“由于物质世界中常见的推动者与被推动者的联合只有在双方的质料被混为一体的情况下才会发

^①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81页。

^② 德尔图良：《论灵魂和身体的复活》，王晓朝译，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第13-14页。[Tertullian, *Lun ling hun he shen ti de fu huo*, trans. WANG Xiaozhao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1), 13-14.]

^③ 徐弢：《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探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XU Tao, *Tuomasi Aquina de ling hun xue shuo t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32.]

生，所以没有质料的灵魂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与肉体的统一，而只能把自己植入质料之中，与它融和成一个统一的肉体”。^① 这样的表述使“灵魂就不再是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精神实体，而成了整个肉体及其每一部分的形式与现实性，因而只能存在于肉体的每一部分之中。”^② 基督教教义中的道成肉身、肉身复活的思想都强调身体是人不可割舍的永久组成部分，而原罪说和希腊哲学的影响却造就了贬低、脱离肉体的思想倾向，这样的矛盾在整个基督教思想史中不断上演。16世纪被加尔文贬为“每况愈下、先天不足、日薄西山、腐化堕落、肮脏齷齪、欲壑难填”^③ 的人的身体，却被同时期的米开朗基罗用不着寸缕的方式堂而皇之、纤悉无遗的绘于坐落在罗马的西斯廷礼拜堂的“末日审判图”中。而后这幅杰作的屡遭涂改，也正是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

如上所论，在帕切斯的比喻中可以明显看出对阿奎那等人的灵魂和身体统一性论断的回应，同时还有所推进——他用“奇迹”一词来进一步强调上帝创造的身体的重要性。在下一节中“身体是世界”这个比喻得到了帕切斯充分的说明：“人的身体是一个缩影。它在世间万物被创造之后而创造，就像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世界最真实的地图，是世界的摘要。”^④ 另外他还把身体的各个部分同世界万物联系起来：“人的头发难道不像草吗？肉不像泥土吗？骨骼不像矿物吗？静脉不像河流吗？肝脏不像海洋吗？……”^⑤ 通过这样的描述，

^①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ed. J. Anderson (New York: Image Books, 1956), 164-165.

^② 徐弢：《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探究》，第56页。

^③ 参见玛格丽特：《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杨华明、李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53页。[Margaret R. Miles, *The Word Made Fles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YANG Huaming and LI L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press, 2012), 353.]

^④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25-26.

^⑤ *Ibid.*, 30.

人的身体同世界建立了象征性的对应的关系。帕切斯把同为上帝创造的身体的神性和世界的的神性提高到几乎等同的位置，造就了一个神学意义中的“大写的人”，这在以往的神学论述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帕切斯对人身体的描述还是围绕着和关注着灵魂的。在帕切斯看来，心脏是灵魂的王座，头是灵魂的高塔，身体是灵魂的居所，对身体这一上帝造物的描述和赞美最终还是归结到对灵魂的关注上：“上帝和灵魂是我们至少和最后要关注的：我们的身体同样平庸，但我们的灵魂中的善是值得放在第一位的。”^①“灵魂中的善”仍居首位的表述说明了帕切斯构建的身体同世界对应关系也同样暗含着对身体认识的矛盾，在这一关系中对身体的位置的表述同前人相比虽有进步，但还称不上超越。

而在《帕切斯的朝圣之旅》中，帕切斯关注的是宗教这一“世界的灵魂”，在前言部分给乔治·阿伯特的信中他写道：

这本书的创新性也使之充满了挑战，作为一项迄今从来没有用任何语言尝试过的事业：联系古今之历史，概览世间之罕有，尤其是世界的灵魂——宗教。^②

这样看来，《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中帕切斯对身体与灵魂关系的描述与《帕切斯的朝圣之旅》及后来的《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中对世界与宗教的关系的描述形成了同构的意义关系：身体对应世界，灵魂对应宗教。而不同的是认识人的内部世界的“朝圣”（认识身体内部的神圣）转向了外部空间（认识世界的神圣）的追寻，对人的灵魂中虚妄的一步步认识和驱离变成了对世界的描述及对世界上其它宗教的虚伪的评述，其中贯穿不变的精神主线是对信仰的坚定追求和维护。

^①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594.

^②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q.2v.

二、朝圣：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上帝

在《帕切斯的朝圣之旅》前言部分的结尾处，附有帕切斯的校友约翰·伍德（John Wood）的一首献诗^①，表现出了他对这本书的理解：

On the learned Preachers Pilgrimage
Religionis ergo.
The Body of this Booke is HISTORIE,
Clad in quaint garments of GEOGRAPHIE,
Adorn' d with Iewells of *CHRONOLOGIE*,
Fetch' d from the Treasur's of *ANTIQVITIE*.
The better part thereof, *THEOLOGIE*,
Soule of the World; Religious *PIETIE*
Addes life to all, and gives *ETERNITIE*.

读《帕切斯的朝圣之旅》

为了宗教
此书以历史为体，
穿有地理之古装雅服，
以年代学为珠玉之饰，
从古代历史中寻取财宝，
书中神学为精华，

^① 作者题名为“I. W. Theol”，兰瑟姆（D. R. Ransome）认为作者是同帕切斯在牛津大学获得神学士学位的同一天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的约翰·伍德（John Wood）。参见D. R. Ransome, “A Purchas Chronology,” in *The Purchas Handbook: Studies in the life, times and writings of Samuel Purchas 1577-1626*, ed. L. E. Pennington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7), 329-380.

它是世界的灵魂；宗教的虔诚
给众人以生命，并赐予不朽。

约翰·伍德认为《帕切斯的朝圣之旅》中对世界地理的描述仅仅是外在的身体，历史更是降为了衣服的地位，书中真正的灵魂是宗教神学。联系上节对身体与灵魂的分析来看，这样的相似的比喻不应仅是巧合，而是符合帕切斯“为了宗教”的写作目的的，这同样也是书名中“朝圣”一词的意义所在。

对于帕切斯而言，无论是《帕切斯的朝圣之旅》或者是后来的《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中的朝圣并不是到圣徒所在地或其他圣地的旅行的“实地的朝圣”。新教改革以来，实地的朝圣大为减少，但如学者戴安娜·韦伯（Diana Webb）所言“即使如此，朝圣之旅也没有失去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带给欧洲文化两种标记：一种是视觉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盛装”；第二种是文学中表达的“精神世界从人间向天堂的升华过程”^①。后者如我们熟知的稍晚于帕切斯的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所作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而帕切斯和班扬在梦幻的框架中把抽象的内心道德净化和救赎变得具象化的朝圣之旅不同，他的朝圣方式更为类似于被他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②的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 ? -1371）是一次“座椅上的旅行”，他亲自在书中写道：“虽然我写了如此多的旅行者和旅行的故事，但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远于艾塞克斯郡的小镇塞克斯特这个我的出生地200英里的旅行。”^③但同《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1357）想象虚构大于写实的文学笔法大为不同的是，帕切斯的朝圣之旅是大部分基

^① 参见Diana Webb, *Medieval European pilgrimage, c.700-c.15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54.

^②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3:65.

^③ *Ibid.*, 1:74.

于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真实的地理知识和以往历史知识的整理。帕切斯的朝圣之旅同时也为他自己和他的读者提供的一场具有宗教性、世界性眼光的纸上的旅行。帕切斯在《帕切斯的朝圣之旅》“致读者”部分这样说明他的朝圣的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要把宗教从天堂带到方舟之中，为了宗教而观察世界：其中的众多国家和种族、主要的帝国和疆域、他们的私人和公众的习俗、他们各式各样的机遇和变化、还有大自然绝妙和最为非凡的影响、因神迹及仁慈的上帝所产生的罕见艺术和我博览群书时任何有关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地发现，是其中最值得书写的东西。^①

可见，帕切斯的朝圣之旅的具体方式是对历史和地理信息的编写，并以此为基础观察世界，从中生发出宗教的意义。在《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中，帕切斯就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海军从以旬迦别到俄斐寻找黄金的故事作为开头，从中得出了《圣经》中的寓言化的解释：所罗门意味着基督，他的海军意味着教会，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寻找黄金就是寻找智慧和知识的比喻^②。正如美国学者黑尔费斯（James P. Helfers）所说：“帕切斯在重新讲述旧约传说中的人物时，复活了古老的朝圣传统”，“帕切斯在叙述中关注的不是物质对象而是他故事中蕴含的精神方面的含义”^③。

但在具体的旅行故事和航海记录中，黑尔费斯的论断是有适用范围的。在欧洲文化版图及有联系的附近区域中，帕切斯从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里能相对容易的找到其中蕴含的宗教含义。但当帕切斯的视野

^①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vworld*, q.4r.

^②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4-6.

^③ James P. Helfers, “The Explorer or the Pilgrim? Modern Critical Opinion and the Editorial Methods of Richard Hakluyt and Samuel Purchas,” *Studies in Philology* 94, no. 2 (Spring, 1997):174.

拓展到欧洲人新近探索到的新世界^①里的时候，旧有的解释框架对于新的异国知识的解释能力就显得不足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帕切斯的书中更多选择的是依据材料进行翻译、归纳或缩写这方面的编辑，较为如实地反映了材料的原始面貌。此时，帕切斯对新世界的叙述更多的表现出了地理和历史材料的价值，所以才会有评论者称帕切斯“不过是一个在博物馆工作的档案员”^②。这样的批评其实忽视了一点，帕切斯对这些材料的编辑过程，其实也是把包含在材料中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中众多的国家、种族、习俗，大自然的奇妙等等神迹通过朝圣的语境突出展示出来的过程，其背后蕴含地是在探索世界中进一步认识上帝的朝圣之旅。

三、朝圣：教导英国不同阶层的开拓思想

在帕切斯看来，朝圣不单是他自己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更应该是“每一个英国民众因能够看到上帝用不断发出的真理之光沟通我们之时而对上帝发出的赞美”^③的表现；以认识世界的朝圣方式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圣言展示给我们——当代的雅各（祂神圣信仰的守卫者），祂神圣的法则和判断选定了大不列颠——这一当

^① 帕切斯把他《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一书中描述的世界分为新、旧两卷，其前两册书属于旧世界（包括欧洲部分的记录），后两册书属于新世界。第一编主要是关于古代国王、酋长、传教士、哲学家以及一些其他人的航海和旅行记录；第二编是环球航海记录；第三、四、五编是英国人的世界航海旅行记；第六、七编是非洲的旅行和航行记录；第八编是巴勒斯坦和土耳其的行记；第九编是有关波斯、阿拉伯、印度和非洲的消息；第十编是关于日本、印度、波斯、土耳其，马来半岛及巴西等地的旅行航行集。新卷头两编主要是关于鞑靼、中国、日本及菲律宾等国；第三、四编是关于寻找东北和西北航道之事；第五、六、七编是西印度、墨西哥、南美等地的消息；第八编是中美洲、加拿大等地的信息；第九编记叙了英法在弗吉尼亚等殖民地的争夺；第十编主要是关于新英格兰、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开拓。这种编排方式很好地反映出帕切斯所处时代的新、旧世界图景。

^② George Bruner Parks,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New York: F. Ungar Pub. Co., 1961), 56.

^③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q.4v.

代的以色列”^①。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英国民众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逐步建立起的民族自信：无敌舰队之战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信仰新教的英国打破了天主教势力的封锁，更重要的是为英国民众赢得了走向海洋开拓新世界的权利和机遇，还展现出帕切斯相信英国的海外探险和扩展的命运在上帝的神恩规划之中，这一点也是他在著作中不断确认和强调的。帕切斯的《帕切斯的朝圣之旅》和《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所做的不仅是在描述世界时展示出上帝的真理之光，而是教导和启发英国民众投入追寻上帝真理、维护信仰的行动中去，也就是以特选子民的自信态度进入对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探索的队伍之中。

帕切斯对英国国民的教导和启发在针对不同阶层时，所用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如上所述，对于普通民众帕切斯强调的是对信仰的维护。但面对英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绅士阶层时他的重点就有所调整了：

对于绅士而言，旅行被认为是一件极好的饰品；因此绅士阶层中的很多人在身处异土时头脑中的理智却没有跟随，冒险去感受其他国家的时尚，而他们的灵魂和身体却在其中接受了双重的诱惑，从哪里他们就像懵懂的亚当一样获得善或恶的知识，而失去或减弱了他们在这个英国（或许以及在天堂）获得的精神财富，还把一些一知半解的术语，谄媚的装束，一味模仿的哭喊，浮华的幻想，愚蠢的形式和伪装，邻国的虚荣（我的名字不是那不勒斯）带回了家，但没有促进他们对上帝、对世界及对自己的认识。^②

^①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q.5r.

^②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 q.5r.

绅士阶层并不缺乏向外开拓的能力和 spirit，帕切斯认为他们缺少的是正确的精神导向。绅士阶层把只是外出游历当作身份地位的装饰，以及口中的时尚的谈资而已，他们不分善恶的接受异国的知识，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帕切斯认为这样的旅行是有害于他们的灵魂和身体的，更不用说促进他们对上帝、对世界及对自己的认识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帕切斯认为自己有教导他们的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世界游历和航海的描述来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以提供“一个绅士们家庭消遣时可以谈到的旅行者的世界，其中的内容易于在吸烟喝茶的小憩中或者因蝴蝶飞舞般的虚荣心或在奢侈品的攀比中而分享，为他们之间的娱乐建立一所拥有更好的目的的更好的学校。”^①在这所“更好的学校”里，帕切斯要教授的是英国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及对海外开拓的鼓励。

帕切斯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阿伯特的引荐下有机会接触到英国王室成员，他的作品也能够为这些统治阶层的人所欣赏。帕切斯曾在他的书中不无骄傲的写到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把他的书“反复读了七次”^②。在《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第一卷致查尔斯王子（后来的查理一世）的信中帕切斯这样写道：

殿下，如果要摆脱现今关于世界历史的这种令人困惑的混乱的知识体系，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眼见为实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这二十编书提供了记录和证明，英国的传承已遍及世界：英国的战士随军队走遍四方，而他们的国家却受到和平的祝福；商人远航到达更多海岸和岛屿经商，这些地方只是他们先辈的耳闻而现在他们可以亲自计数；因为水手的探索，未知的海域成为了

^①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 q.5r.

^②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q.3r.

寻常的渡口，最宽的大洋成了窄窄的海峡；其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殿下英勇的兄弟在新航路探索中获得的成功，使最遥远的印度更为接近大不列颠。”^①

由此可知，在面对统治阶层之时，帕切斯希望的是在他们面前推销自己的著作和思想，通过对英国航海和开拓的历程的描述来提供一个宏大壮阔的历史语境，赞美上帝选定的英国和英国国王的探索和扩张行为并将其神圣化，为统治阶层提供进一步走向海外的自信的心态和宗教依据。同时展示海外开拓带来的现实利益，给统治阶层的海外扩张在政治层面提供有力的支持。

帕切斯通过对英国不同阶层的教导和启发，客观上从朝圣蕴含的宗教意识中，生发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开拓思想，自下而上的激发了英国国民走向世界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建构。

结语

塞缪尔·帕切斯作为英国国教的高级神职人员，肩负着引导处在启蒙时代门槛上的英国民众的责任。无敌舰队之战后的英国逐步赢得了开拓的空间，而新的世界的信息也大量涌入了英国民众的视野，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帕切斯从古老的朝圣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试图找出摆脱这种“令人困惑的混乱的知识体系”的方法。帕切斯的努力展现在《帕切斯的朝圣之旅》、《帕切斯的朝圣者，或人类历史的缩影》和《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的朝圣者》这三部作品之中，这些作品构建出了帕切斯式的朝圣的多重意义系统。

结合对帕切斯作品的分析，本文认为帕切斯的朝圣具有三重含

^①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 q.3r-3v.

义：首先，在帕切斯的朝圣的意义系统中存在身体和世界的内外同构关系。帕切斯认为同为上帝造物的身体的小世界和外部的世界具有象征性的对应关系，人的身体是大世界的缩影，而在身体中的灵魂和世界中的宗教都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有宗教是世界的灵魂的说法。接着，帕切斯通过基于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地理知识和以往历史知识的整理，为他和他的读者提供了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纸上的朝圣之旅。其中探索世界过程中的地理和历史知识的描述只是身体，而在其中认识上帝的过程才是写作的目的或灵魂。以上两点展现了帕切斯的特有的世界观念。最后，帕切斯针对英国不同阶层的特点，在朝圣的宗教语境中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教导和启发，客观上从朝圣蕴含的宗教意识中，生发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开拓思想。

帕切斯的朝圣，虽是源于中世纪的古老的宗教意识，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了解释现实世界问题的功能。为了适应新的知识系统和英国现实的海外扩张语境，朝圣被帕切斯赋予了新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更加现实的开拓意义，从而成为带有新旧交替时代背景的独特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quinas, Thom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Edited by J. Anderson. New York: Image Books, 1956.
- Dyas, Dee. *Pilgrimage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700—1500*.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5.
- Dimmock, Matthew. “Faith, form and faction: Samuel Purchas’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1613).” *Renaissance Studies* 28, no. 2 (April, 2014): 262-278.
- Helfers, James P. “The Explorer or the Pilgrim? Modern Critical Opinion and the Editorial Methods of Richard Hakluyt and Samuel Purchas.” *Studies in Philology* 94, no. 2 (Spring, 1997): 160-186.
- Parks, George Bruner.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New York: F. Ungar Pub. Co., 1961.
-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u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vnto this present*.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ie Fetherstone, 1613.
- _____. *Purchas his pilgrim.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 of Man. Relating the wonders of his generation, vanities in his degeneration, necessity of his regeneration*.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y Fetherstone, 1619.
- _____.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 lande-travells, by Englishmen & others*.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ie Fetherstone, 1625.
- Ransome, D. R. “A Purchas Chronology.” In *The Purchas Handbook: Studies in the life, times and writings of Samuel Purchas 1577-1626*. Edited by L. E. Pennington, 329-380.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7.
- Webb, Diana. *Medieval European pilgrimage, c.700–c.15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成、徐成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Olson, R.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ranslated by WU Ruicheng

- and XU Chengd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Plato. *Bolatu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vol.1. Translated by WANG Xiaoz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德尔图良：《论灵魂和身体的复活》，王晓朝译，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
[Tertullian. *Lun ling hun he shen ti de fu huo* (On the Resurrection of Soul and Body). Translated by WANG Xiaozhao.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1.]
-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陈泽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González, 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1. Translated by CHEN Zemin,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 玛格丽特：《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杨华明、李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Miles, Margaret R. *The Word Made Fles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YANG Huaming and LI L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press, 2012.]
- 徐骏：《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探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XU Tao. *Tuomasi Aquina de ling hun xue shuo tan jiu* (An Inquiry Into St. Thomas Aquinas's Theory of Sou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张德明：《朝圣：英国旅行文学的精神内核》，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4期，第159-166页。[ZHANG Deming. “Pilgrimage: The Spiritual Nucleus of English Travel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2010): 159-166.]